

192 號



陳伯達等 著

山錫閣

批判

太岳新華書店發行

閩錫山批判

陳伯達等著

太昆新華書店發行

閻錫山批判

出版：太岳新華書店

發行：太岳新華書店

代售：各地交通局

定價：每冊二十元

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

閻錫山批判 目次

閻錫山部六十一軍破壞抗戰向我進攻.....	新華社
痛述閻錫山通敵叛國罪行.....	薄一波
晉西事變的真象.....	韓 鈞
三年不言之言.....	續範亭
奇山盟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信五千言書.....	續範亭
閻錫山批判.....	陳伯達

附

湯東人馬的消滅.....	李剛等
湯東歌謠.....	劍嶺等輯
關錫山通敵叛國種種.....	何 嶽
六十一軍被解放官兵的控訴.....	懼人等
六十一軍與敵僑使往還公開罵敵作友.....	寒良佐
六十一軍王村接敵防紀實.....	何 嶽
六十一軍暴行記.....	寒嶽等
六十一軍東渡襄陽前後.....	何 嶽

閻錫山部六十一軍破壞抗戰

向我進攻

新華社

汾東地區（即汾河以東，其中包括：浮山、翼城、襄陵、臨汾、曲沃、洪洞、安澤等縣）自一九四一年中條山戰役中央軍潰敗退走後，陷於敵手，當時我決死隊和八路軍一部，爲援助友軍作戰，屢夜趕赴太岳南部，始得扼住敵寇銳鋒，掩護友軍殘部安全西渡，並進而粉碎敵寇向閻蒲路東側伸張的企圖，從敵偽漢奸統治蹂躪下，光復了汾東廣大地區，汾東人民得以重見天日。三年以來，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所部六十一軍，屢會一再勾結敵寇，向我挑釁磨擦，但我汾東各階層人民，始終團結不懈，閻氏陰謀未逞，汾東人民在中共領導之下，應立起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權，組織與武裝了廣大人民，實行了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政策，各階層的團結空前增進，人民生活日趨改善。迄今汾東已完全成爲一塊鞏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兩可威脅中條山敵寇，西可腰截閻錫山，北則破壞臨屯公路，成爲晉南日寇的眼中釘。

不幸今年一月二十八日，閻氏在對日寇協商妥當之後，突然命令其六十一軍，從該軍駐紮數年之汾西地區，向我汾東地區大舉進攻，並聲言「討敵」（指決死隊），「討奸」（指八路軍），「

收復失地」(指從抗日軍手中奪取人收復失地)。我爲顧全大局，避免內戰，一面用辭情及經過地方士紳向該軍懇切規勸，一面忍讓撤退，冀其悔悟，六個月來，始終未將該軍勾結敵人殘害人民的滔天罪行，公佈於世。所以然者，深望國民及該軍或能回心轉意，以爲報國仇快。無如我雖再三懇切規勸，步步退讓，而該軍高級將領仍然執迷不悟，勾結敵人荼毒同胞之罪行，反變本加厲，爲使國人明瞭事件真相起見，茲將經過發表如次。

本年一月，住在蕪城且近附近的六十一軍汾泉辦事處，即放出謠言，聲稱「六十一軍收復失地案了」，「凡與「奸」「匪」勾結的人員，都將殺得雞犬不留。」藉以威脅羣衆，造成恐慌情緒。

一月中旬臨汾敵爲三百餘人，開始向浮、翼、襄、臨交界之塔兒山地區「掃蕩」，反復「清剿」一星期，將與我軍密切合作作證之友軍張國棟部，包圍繳械。二十八日，翼、浮敵人又放出「增加二十輛汽車清剿塔兒山」之謠言，企圖威脅我軍主力退出塔兒山，替六十一軍疏通道路。

當時我軍對上述謠言，並未介意，不料竟於一月二十八日，由第二戰區總參贊楊澄源及六十一軍軍長梁培璜，親率所部第四十八師、第六十九師、第七十二師、及五區專署保五團、保九團、全部縣區村政隊人員，經過敵人指定之史村橋、襄陵橋(均係敵人據點)渡過汾河，向我大舉進犯，所到之處，搜捕抗日人員，摧殘我區村政橋及抗日民兵，大肆搶掠，抓丁構築工事，聲勢洶洶。當時我軍因顧全團結抗戰大局，不願箕豆相煎，使日寇漁人得利，遂未還擊。經過士紳民衆給該軍送信，勸其制止進攻。同時我軍讓出塔兒山、二家山至四孔山以東一帶，達百餘里之陣地，以求避免衝突。

閏部六十一軍進入浮南以後，其主力，即駐於浮山城、天墮里、梁家河、東峯頂等四個敵人據點之間，其軍部，則駐於距敵寇據點梁家河五里路浮翼公路上之東張村，與敵人和平共居，信使往還，儼同一家。

二月八日，該軍不顧我方忍讓撤退，認爲有機可乘，以第六十九師、四十八師全師之衆，佈置

我軍縱橫三十里之正面，奮敵向我四孔山以東之趙城，合鹿一線猛攻，企圖一鼓殲滅我軍主力，此時我軍被迫只得自衛，激戰兩日，始將其擊退。在此役結束後，棄放回俘虜之便，我決死隊政治委員第一波同志會親臨楊澄源，勸其顧全大局，避免內戰，一切嫌隙均可和平相商，萬勿使日寇乘機得利。但楊氏及該軍不惟置之不理，反於二月十八日，又令六十九師之二〇五團、二〇七團兩部，再度向我合鹿陣地進攻。於是我軍又被迫抗擊，雙方傷亡皆餘人。此外，四十八師之第二團兩部，於同日進入天壇原敵據點，指揮所部向我十里原、古羅壩一帶駐地進攻，其第二團期向我油房塔塔地區進攻，均被我擊退。

閻氏令六十一軍東渡後，爲時不足半月，向我作大規模之進攻，即達四次，我方始終堅持團結抗戰方針，蔣委員、孫旅長會再度函勸楊總參贊及梁軍長，又經勸我放開，請軍官向楊軍部，但六十一軍高級將領始終執迷不悟，下面下令浮南部隊加緊向我修築工事，並大肆搶掠，以備固守；另一方面梁培墳及四十八師師長，於三月二十日，親赴臨汾與日寇開會，要求日寇直接配合向我浮山、安澤地區進犯，並簽訂「各部隊對日本軍之協定書」。茲將在戰鬥中繳獲之「協定書」（該協定書由復寫紙寫成）原文發表如下：

(一) 爲免除互相之磨擦，協定各部隊之勢力範圍各與一定之地盤。(二) 各部隊在該地盤內之要處，構築陣地、設哨警戒，以防共匪之侵入。(三) 構築陣地之地點及其數目，據各部隊之報告，由日本軍決定之。(四) 構築陣地所需之日期，遵照日本軍之指示，排除萬難，須在該日期內完成之。(五) 關於各部隊服裝之統一，連絡或改變，另行協議之。(六) 各部隊協同日本軍，從事討伐期間之經費，概不發給。但依討伐之成果，而加以相當之報酬。(七) 報酬方法以現金或武器彈藥，其時即依雙方之協定，由日本軍決定之。(八) 討伐之時或者因有其他特殊理由，須要補給武器彈藥之時，亦可補給之。(九) 將來於日本軍討伐或因有其他理由需要各部隊之兵員之時，即須供出所需要之兵員。(十) 不論在何時何地，誓必遵照日本軍之指示，對於命令絕對服從之。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自此次會議以後，六十一軍即開始公開和日寇配合，統一指揮，繼續向我進攻。

三月二十五日，六十一軍又以四十八師全部，七十二師兩個團，並公開配合浮山城敵人二百餘人，向我浮山以北及臨洪地區大舉進攻，先後佔領我史寨、杜村、左村等地。而敵軍則在該軍之右側翼反復向我李家堡、唐葛、五十畝垣防地進攻，達七日之久，以掩護四十八師總樂調進。

四月二十六日，六十一軍又以七十二師全部，及六十九師兩個團，附山砲一門，由梁培橫親自指揮，分三路向我朱家垣防地包圍進攻。而浮山敵人百餘名，亦於同日沿浮（山）四（四十里嶺）公路，進至獅子崖與該軍會合。

五月三日，敵人將王村據點防給六十一軍，當時四十八師參謀長魏率一個營援防，佔領調備，敵人始撤退，敵臨走時，六十一軍整隊歡送。

五月二十五日，六十一軍聯合敵人，分四路向我進攻，一路由浮山城敵偽五百餘人，向我浮北之平埠、西龍王、楊塔陣地進犯，一路由濰縣（安澤南）敵偽百餘人向我後方郭店進攻；四十八師全師及七十二師一個團則分兩路，向我高村、王村堡、靈寨堡進攻。

五月三十日，敵人又從臨汾、洪洞、趙城、靈石、靈縣等縣，抽調四百餘人，由洪洞出發，增重韓略敵據點，與四十八師第一團配合，向我楊家掌、上寨地區進攻。六月一、二兩日「掃蕩」我曹家嶺。三日，李襲老嶺。四日，四十八師第三團，即配合日寇向太平村及春家莊以西我軍進攻；四十八師之第二團，直向我東直村進攻。另外，七十二師之二一四團，於同日亦配合浮山日寇百餘人進至柏村，各路進犯之敵頑，均被我分路擊退，斃傷敵寇百餘人。

六月四日，浮山日寇三百餘，為報復我軍計，配合七十二師之二一四團，襲擊王村堡、崔村我

六十一軍不僅和敵寇公開配合進攻，而且經常與敵保持密切的情報聯絡。四月二十五日，我軍

獲獲四八師第一團通信員給韓略敵人的兩封信，其中一封寫道：

「韓略部隊指揮官偉鑒：逕啟者，茲因本部在太平村駐紮，而楊家掌、孔塔、堤開、封底等村不時有共黨叛軍活動竄擾，以致民不聊生，茲特澈底剷除叛軍，以便貴我雙方完成保民任務，敝部暫駐楊家掌一部，請貴軍不時聯系，適時予以協助，俾早日消滅該叛軍為荷。此致 韓略部隊指揮官台照。平村部隊指揮官敬啟。四月二十日」(蓋陸軍四八師第一團團本部圖章)

另一封是給韓略日寇的通報，寫道：

「通報：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八時十分於太平村司令部。

(一)(略)。(二)敵部因叛軍時常向我軍開、略地區竄擾，於十九日以一部進駐楊家掌。(三)敵部不時派部向下安子、柏樹莊、武家莊、南北掛地一帶清掃游擊，希勿誤會。(四)貴軍所得情況如何，希常聯系，並將目下所得情況，告知為荷。通報韓略駐軍司令部。太平駐軍司令部啟。」

我軍又於五月二十二日提獲古縣敵人給左村四十八師師部的日文通報一份，茲譯成中文如下：

「情報通報：昭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古縣警備隊長給左村警備隊長(指四八師六十一軍駐左村部隊)。(一)二十五團在草峪嶺小樂村，其一部在小店子與東南附近。(二)五十七團主力在李莊附近，一部在五十四團附近。(三)五十四團在白廟、北石一帶。(四)安陽游擊隊在花車村與三合村附近。(五)洪洞游擊隊主力在東蘭里，一部在南北掛地附近活動。(六)聯絡項目如後：(1)三十團如果北上，貴部偵察出時要通報。(2)五十團活動狀況不明，請偵察並通報。(3)五月六日東直附近戰鬥狀況如何，請通報為盼。」

自三月二十日以後三個月中，六十一軍以一團以上的兵力，配合敵寇向我大舉進攻者，達八次之多！(一團以下的進攻尚未計算在內)但當時正當中原戰事發生，我軍為配合正面作戰，再三忍讓，繼續釋放俘虜，仍以友軍之誼懇勸其獨立編師，但完全無效。又據最近後向我軍之六十一

軍軍官稱：六月十七日第二師團第十九軍（晉軍）六十八師四個團（二零一、二零二、二零三、二零四團），亦奉命東渡，進抵浮南，聲稱增援六十一軍繼續向我八路軍決死隊進攻。似此正當湘豫敵局緊急之時，閻錫山氏身為戰區長官，不僅不制止六十一軍通敵叛國罪行，反增派援軍擴大內戰，故六月中旬以後，該軍竟愈趨更趨，與敵寇配合，共同向我根據地大肆搶劫，並佈置六十九師全部在浮（山）南，七十二師、八十四師全部在浮（山）北及臨（汾）洪（洞）安（縣）地區各鄉村搶收新麥。所到之處，掘地三尺，翻箱倒櫃，衣服布匹均洗劫一空，富戶擄掠，貧戶束手餓死，造成抗戰以來汾東人民的空前浩劫！

五個月來，雖經我再三忍讓，但六十一軍勾敵害民反共叛國的罪行，仍有加無已，當此正面戰局十分緊急之時，六十一軍居然成爲日寇的別動隊，（六十一軍辦事處駐臨汾李家衛衝，敵中代旅團司令部對門亦設有六十一軍招待處）和日寇偕便往返，配合作戰，簡直變成日寇「掃蕩」太岳抗日根據地的助纜，最近仍在陰謀策劃協同日寇向我進迫，我全體軍民莫不痛心焦灼。而汾東人民則扶老攜幼紛紛回籍，波委員及我抗日政府請願，要求保衛家鄉，保衛身家，性命，深望閻錫山氏命令六十一軍懸崖勒馬幡然悔悟，停止禍國殃民行爲，實爲國家民族之大幸！同時，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對於此種行爲作何處理，亦深堪注意。

痛述閻錫山通敵叛國罪行

薄一波

本報記者以河南淪陷，湖南戰局愈益緊急之時，聞錫山氏命令所部六十一軍繼續配合敵寇進攻，決死隊八路軍，並對中外記者西北差觀團發表荒謬談話，認幾八路軍決死隊，經過著名的漢奸通敵社「盟利社」在西安報紙上發表等事，特走訪不久前自前方來延安薄一波同志，薄一波同志現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兼太岳縱隊政治委員，為山西新軍（決死隊）乃憤慨會之創始人與主要領導人之一，對山西內幕知之甚悉。

記者首先問他對西安「西京日報」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所登載的閻錫山對中外記者團的談話有何感想？薄一波同志憤慨的說：「這種談話不僅是頭撒尾的胡說八道，對八路軍共產黨殘盟會決死隊議論譁囂的一套煽調，而且是掩蓋他勾通敵寇破壞抗戰等叛國罪行的種種煙幕。閻錫山的通敵叛國行爲，我是很早就知道的，因仍希望其悔悟、繼續團結抗戰，並保存他的名譽，從未公佈過。不料他時至今日，仍不改其強硬之意，甚至變本加厲，殊覺惋惜。」接着薄一波同志暢談閻錫山幾年以來通敵反共的經過如下：

太原失陷以後閻錫山所部舊軍士崩瓦解，無敢官吏，棄職逃歸，他深深感到三十年經營的「家產」一旦喪失，而能支持抗戰的又爲自己所不喜歡的共產黨接管八路軍和決死隊，於是對抗戰前

途，悲觀而搖起來，發出「不能抬上棺材抗戰」的理論。

一九三八年二月，閻錫山曾在臨汾溫泉召開晉綏軍高級幹部會議，在一次秘密會議上，他拿出徐永昌從武漢打給他的電報，內容是當時德國大使陶德曼建議的和平條件，與大家商談意見。與會者面面相覷，默不作聲。閻說：「這些條件並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會亡國滅種。」當時我起立發言，聲嘶力竭地和決死隊一定要抗戰到底。一定要反對和平妥協到底。閻沉默良久說：「看吧，中日戰爭總有和平了結之一日，我們以後不應該說反對和平妥協。」此會總不歡而散。這時閻錫山的偽軍隊已潰不成軍，政府官吏則狼狽不堪，就靠八路軍和共產黨，機盟會和決死隊支持山西的抗戰局面，所以還不敢有如何的反動動作。

臨汾失陷後，閻錫山搬到晉西百縣，開辦校尉級軍官訓練團，製造了這樣一套投降理論：「蔣先生願與中決無抗戰之意，今天長如何妥協的問題了。因之他可以設法更多增加前綫的困難，使前綫將領均自動要求停戰，他可以任意說共產黨不團結統一不服從命令，如他的一個奸黨奸軍，將來轉移抗戰為剿共。一切困難只在日本條約能否接受。這種情勢我們要預備無窮。天要下雨，要趕快準備雨傘，一落人後，就要吃大虧。」他常向他的軍官們講：「抗戰以來晉綏軍就光了，唯獨八路軍不但不減少反而增加，再加上機盟會決死隊和共產黨八路軍合作。今後還有我們晉綏軍立足之地嗎？」

一九三九年，閻錫山已決心反共，在做過種種反人民反新軍反機盟會的準備步驟之後，十一月一日令十九軍總司令三集團軍總司令王靖國、六十一軍軍長兼六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各派代表一人與敵偽清水師團長試行和平談判。十九軍派的是梁城璜，六十一軍派的是呂瑞英到臨汾劉村找到蘇體仁（偽山西省長）的代表蘇靜仁（偽省政府第一科科長）後，轉介紹信與清水師團長的山下參謀談判。條件如下：第一、晉綏軍改編為「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實行反共，日軍須將隰縣、千城、蒲縣、勳谷鎮等據點撤退，將來並將汾陽一帶地區劃與晉綏軍駐紮；第二、日軍須協助晉綏軍剿

險在山西的八路軍決死隊；第三、日軍須接濟晉綏軍械彈藥；第四、山西各將領之住宅財產日軍須完全交還。這就是哄傳一時的「臨汾會議」。此會議後，閻錫山就發動了是年十二月晉西事變，集中六個軍的兵力與敵人配合，企圖一舉而先消滅當時駐於晉西南的決死二縱隊，然後在逐漸消滅決死隊其他縱隊。從此，閻錫山便在晉西南與敵人和平共居，儼如一家人。

閻錫山既已從晉西南及中條山地區驅逐了決死隊縱隊，便為所欲為起來。一九四一年三月間，派其五妹文梁延武（在日本留學數年，為日閻培養多年之日本特務），赴太原覓板垣征四郎，梁住在太原新民街敵特務機關內，同去者有閻之機要處副處長劉迪吉，帶有電台兩座及機要工作人員等四人，住太原小北門國師里門牌三號與四號（劉現仍為閻之機要處副處長）。四月間，又派其騎兵軍軍長兼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赴太原，由蘇體仁介紹與敵商定下列各項：山西各將領之住宅，可由趙承綬向敵軍收回，敵在中條山發動戰事打勝後，閻錫山即可向太原逃逸。由此以後，梁延武、劉迪吉、趙承綬不斷往返於太原、北平、南京、興樂關，除梁延武為閻錫山往太原之政治代表，又增派王乾元（曾任閻之師長）為駐太原之軍事代表，還在二戰區當時是公開的秘密。一九四二年二月間，得到敵人允許，閻錫山將其洛川、宜川的後方大部渡河搬至吉縣、大寧一帶，互不侵犯，彼此對峙的更不像話，敵人則準備將閻錫山抬為華北的「兒皇帝」，閻錫山本人會親於四月二十二日至安平村與敵方代表山下參謀及漢奸代表李晉卿等開會，同時參加者有汪逆精衛之代表梁西庵（梁係山西解縣人，閻錫山多年培養之老漢奸，又是梁延武之叔父，經常住在南京），談判妥協條件，敵方所提條件為：（一）閻須脫離重慶政府，態度要馴化；（二）閻須出小船高渡口給敵人佔領；（三）共同反共；（四）閻國太原主持華北大計。閻方所提條件為：一、日方供給晉綏軍小麥雜糧二百萬袋；二、補充晉綏軍輕機槍二千挺、重機槍五百挺、步槍十萬枝；三、二戰區護照在敵佔區有效行使。談判結果，閻錫山表示不願立即還太原，敵方代表對閻提條件亦未作具體答覆。會畢閻錫山山下合照一張，以留紀念。且事實上敵人所提出的第三條即共同反共，閻完全不理，

閻錫山所提條件的一部，敵方逐漸見體實行，爲了運糧運布運械，閻錫山會修通臨縣至大寧郊至汾陽之公路，以及奉義至靈石之大路，此爲人所共諱的事實，這就是二戰區黨人皆知的「安平會議」，敵人把這會議定時做「現地協定」。

安平會議之後，二戰區各界輿論大嘩，許多人不同意投降，不久即有民衆學生七百餘人舉行武裝起義，抗議閻之叛國投敵，被十九軍包圍繳械，民大負責人智力屢被捕禁，但軍衆憤激之情，並未因此而壓抑下去，反抗運動仍在暗中熾烈進行。趙戴文與梁化之（二氏均閻之親信），亦認爲閻氏此舉太危險，於是年四月卅日晚同往見閻，詢問妥協真象，閻良久不語，梁說：「一般公務人員和青年決不妥協，決意仍與敵人打。」趙說：「今日一打，生效了是成功，不成功逃往河西他地成功，不然則太真當下流漢奸受氣，你如何吃得下？」閻見民大起義，左右又有人反對，遂又勸諭。爲掩飾此一席談話，遂於次日朝會上演說：「我去尋求種種革命之目的，不惜千方百計以謀保全，現在革命已到最後關頭，非犧牲決無幸免之道。」並宣佈智力展准予「較罪圖功，免予處分」。企圖以此自緩其憤。自此閻錫山之投降活動又從公開轉入秘密了。

閻錫山在抗戰開始時，就是不堅決的，他的哲學是一切事情都不能作得太絕了，抗日與準備抗日，雖將準備與投降，聯共又要準備剿共，他把這叫做「二的哲學，唯中哲學」，其實是兩面三刀，投機份子所騎的哲學。根據這種「哲學」，抗戰初起時，他就在平津留下了一個班子，主角是南桂馨（閻錫山之明兄弟）、蘇體仁、潘以榮（閻錫山之妹丈）、高雲階等，敵人一來立即投降，準備着和他唱雙簧。這個班子現在都是山西的漢奸頭子，同時也都是閻錫山的人，閻錫山和邱仰濤都透過這個班子：山西的維持會長、偽省長等都是由這個班子推薦的。閻錫山從與梁派去與敵入接頭的代辦，先跟蘇體仁這批漢奸取得聯系。

閻錫山對公敵投降敵國本國華北的「兒皇帝」雖然有很多的顧慮，但仍具有莫大興趣。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他之派代表祈祥雲（平日學生，山西陵川人，著名的老漢奸）、梁砥武、曲憲甫（五台

晉西事變的真象

韓鈞

西安西報刊載所 載閻錫山對中外記者談話中，有閻錫山在一九三九年準備冬季攻勢時，新軍二縱隊負責人韓鈞率部叛變經過。本社記者爲使國人了解此縱滿仇快事件的真相，特訪問當時親歷艱危的韓鈞同志。韓鈞同志曾告記者：晉西事變的慘毒真相，過去因爲希冀閻氏覺悟，一直隱忍下來，從未發表過，此次閻錫山顛倒是非，公然向中外人民淆亂真相，實令人不能再保守緘默。韓鈞同志隨將事變經過情形詳述如下。

太原淪陷後，閻錫山即開始動搖，準備投降妥協。汪精衛投敵後，閻錫山又召開高級幹部會議，試探和平。他說：「抗戰與和平是個政治問題，不能說主張抗戰就對，主張和平就不對」。當時一波同志說：「敵人打進我們的國內來，要求民族獨立，只有抗戰到底，和平妥協就是投降，就是漢奸」。閻默然。閻錫山此種論調談話不止一次，但都爲權委會，新軍所揭穿所反對，但閻錫山投降陰謀始終未停止試，權委會，新軍主張爲了爭取抗戰勝利，只有實行民主，發動羣衆。閻錫山以

對實行民主，取消民選縣長、區長、村長及各縣民意機關。他說：「政權是個刀把子，拿到我們手裏可以統治人，拿到人民手裏就會危害我們，所以不能實行民主」。他又反對成立農民抗日救國會、自衛軍等。然而這是中國抗戰力量的基礎。他說：「農民是個老虎，發動起來是個亂子，怕他們發動到底，不聽指揮；不發動是個空子，又怕共產黨來發動，現在不是發動不發動的問題，而是拿獵皮鞭的問題（皮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反對民主反對發動羣衆，都是爲投降妥協着想的。他又說：「生存就是一切，抗戰只是手段」。七七事變時，爲了生存，他雖要抗幾天敵，以後遇到抗戰是長期的，困難的，就想投降，這也是爲了生存。正義公理國家民族觀念在他的字句裏真是沒有的。他在作這些準備的時候，表面上裝作抗戰的樣子，而暗中早已在通敵及共了，兩敵臨臨紛紛、變平會議，通敵使節不絕於興樂太原道上。決死隊的負責同志曾經一再表示「我們來與你合作，是為了抗戰到底，並不是爲了投降妥協，任何人要投降妥協，我們就要反對」。閻錫山因此視敵軍爲投降妥協之最大障礙，用說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把決死隊解散，乃大施其「錦囊妙計」，於「不知不覺」之中，「轉移」新軍爲「叛軍」，實行「討伐」，晉西事變的真相內容，就是如此。

即就晉西事件本身而論，也是閻錫山「有價無貨」發動內戰。閻錫山企圖解決新軍，蓄謀已久，至一九三九年十月間，乃授權王靖國、陳長捷等準備進攻新軍，並找反共將領一個一個地向他們說：共產黨八路軍勢力日益壯大再加上幟盟會決死隊四之合作，我晉綏軍將無立足之地，現在我們只有解決新軍、幟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攜辦法，達到生存之目的。有一個反動軍官（劉武銘）問如何解決？王陳答以先改組決死四縱隊爲「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再集中晉西六個軍團會日寇解決決死二縱隊，然後協同日軍解決一、三縱隊。果然，不久閻錫山即委任陳長捷爲「劍叛」軍總司令，陳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晉西事變前第九天）發出密令，分三路向新軍進攻，計南路縱隊爲六十一軍，八十三軍及警備軍之第七十二師等，司令由陳自兼，進攻隰縣之義泉、黃土（決死二縱隊司令部所在地）。北路縱隊司令爲梁培斌，率十九軍及三十三軍各一部，進攻隰縣寧